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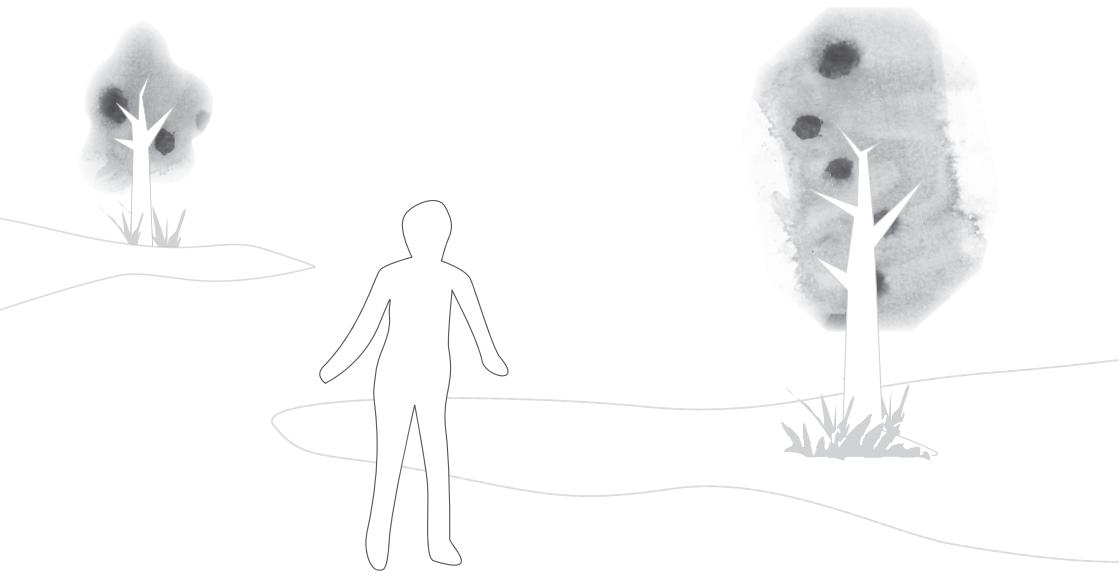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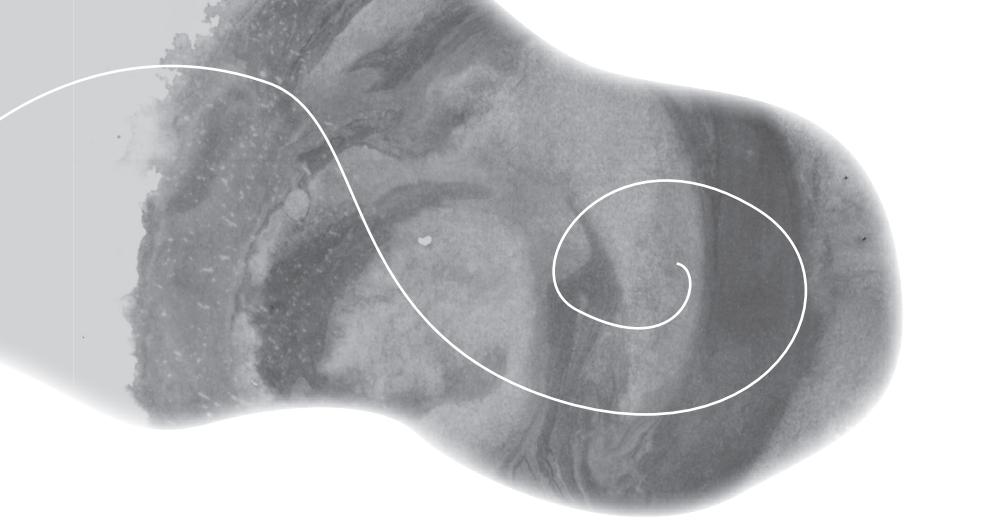


第 1 章

「獨」不好 —— 親密關係



「那人獨自一人不好」（創二18；新漢語譯本）



聖經伊甸園的記載描敘神如何悉心安排一個美好的環境給人類居住，讓他們活得豐盛滿足。在造人之前，神首先預備了土地作為人的居所，又安排霧氣滋潤泥土，預備讓人耕作，然後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人從塵土而出，表示人與其居住環境的物質和特性一致，因此土地適合人居住，從土地所出的產物亦可養活人。不過人不用等待耕田和收割後才有食物，因為神在伊甸園中預備了樹和果子給他吃。故此，人耕作的目的不是為養活自己，而是藉此參與在看守和管理的工作之中，與神同工，透過實踐呼召活出豐盛的生命（創二4～15）。

神又把兩棵特別的樹安放在伊甸園中，各有其意思。由於人與其他動物一樣都是從塵土而出，身體會衰殘，會老會死，生命樹的果子卻叫人「永遠活著」（創三22）。因此，人可以吃這果子得到額外的恩典，突破物質限制，擁有永遠的生命。而神把分別善惡樹的果子放在園中卻不許人吃，不是捉弄人或試探人，而是象徵人有真正的自由，能夠選擇做神不容許的事。在伊甸園中，人有適合的居住環境、悅目和使人飽足的果子、充實的工作、永遠的生命、真實的自由，生活應該是好得無比！

故事說到這裡，竟然出現聖經的第一個「不好」：

「那人獨自一人不好」。伊甸園萬事俱備，卻欠缺了「相配的幫手」（創二18）。神就著手為這個亞當找「幫手」，解決他的「不好」。可以從哪裡找這「幫手」？神先找來用泥土造成的走獸和飛鳥，讓亞當看看，叫他為牠們改名，使他觀察一下哪隻動物可以成為他的「幫手」。替動物命名代表人認識牠們，然而認識沒有帶來驚喜，卻叫亞當更加肯定所有動物都不能成為他的「幫手」（創二19～20）。其實找來走獸和飛鳥是很合理的，因為幫手必須是「相配」的，而這些走獸和飛鳥與人一樣都是從塵土被造，加上在創世記第一章中經文記載地上的走獸和人同樣是在第六天被造，與人最相似的了，所以在伊甸園中，沒有別的東西比這些動物更「相配」，更有成為人「幫手」的潛質。

面對這個找不到「相配的幫手」的困難，神用了一個更進取的做法：為亞當做了個「手術」，使他沉睡，取出他的一根肋骨造出一個「女人」。當神把女人帶到他前面時，聖經並不是平鋪直敘地說「那人找到了相配的幫手」，而是記載了那人唸出了一首詩歌：

「這一個真是
我骨中的骨
我肉中的肉；
這一個要稱為女人，
因為這一個
取自男人。」（創二23）

透過這詩歌，「女人」這「幫手」如何「相配」就不言而喻了。亞當一開口就驚歎地說：「這一個真是——是自己的「骨」和「肉」！眼前的人不單只「原材料」（塵土）與自己一致，更是從自己的身體而出。有一點值得留意，女人被造的時候，亞當正在沉睡，所以當神把女人帶到他前面時，他是不知道她從何而來，也從未見過她。只因為亞當遇見這女人，看見她，認識她，就知道她是自己的「骨肉之親」，是從自己身上取出的。這深刻的認識令他為她改了個與自己有關的名字：「女人」（希伯來文*ishah*），在文法上是從「男人」（*ish*）而來，再一次透過語言來表達二人是「骨肉之親」。這樣，人的「不好」就解決了。



解除孤單的「相配的幫手」

從伊甸園這記載，我們看到人與人的關係是何等重要。一個人就算住豪宅、有好工作、豐衣足食、身體健康、生活無憂、自由自在，過著好像伊甸園般的生活，但若只是單獨生活，仍是「不好」。不過我們必須留意，「相配的幫手」不一定是男女朋友，或丈夫妻子——雖然伊甸園的記載容易令我們以為是這樣。基督徒可以肯定不拍拖不結婚也沒甚麼「不好」，是因為耶穌自己是單身的，新約聖經也賦予單身十分正面的評

價（太十九10~12、林前七8）。在基督的啟示之下，我們不能說不結婚「不好」，或把創二18的「獨居不好」（和合本）解釋為「單身不好」或「未婚不好」，所以新漢語譯本的「獨自一人不好」是較好的翻譯。在第七章我們會有更多討論。

其實伊甸園的記載並沒有說人必須結婚才好。當神把女人帶到男人面前，男人就馬上唸了那首詩（創二23），表示他那孤單的「不好」已經因為這相遇變成「好」。歌頌「相配的幫手」的詩歌在23節已結束，24節是描述另一個概念：夫妻。這節說當一個男人離開父母，與「他的女人」（原文「妻子」的直接翻譯）緊緊相連，兩個人成為一體，有了親密的肉體關係，就成為了夫妻。這樣看來，24節不是所有男或女必須經歷的事情，只是為夫妻關係下定義——後來耶穌也用這「一體」去理解夫妻關係（太十九5）。所以，男女相遇雖然可以發展到「兩個人成為一體」的夫妻關係，但這是不必要的，而當人遇上「相配的幫手」時，獨自一人的「不好」已經得到解決。

這樣看來，聖經說的「不好」是孤單。解決孤單的「相配的幫手」不一定是拍拖或結婚對象，也可以是親密的家人、朋友、群體，就像耶穌活在彼此相愛的群體中，生命也可以很好。反而，人若為了豪宅、工作、衣食、健康等等而破壞了與別人的關係，令自己不能與任

何人深交，即使結了婚有了孩子，仍會像亞當一樣，在伊甸園中生活豐富但孤單一人，都是「不好」的生命。

伊甸園的記載也給我們另一個提示，就是一般人追求的——那些叫自己有好生活的東西，神已經為人預備，人不用為那些東西憂心。人的居所、吃的果子、做得滿足的工作、永恆的生命……這些吸引人付出一生去爭取的東西，並不是人努力換來，而是神賜下的。神若不賜下，就是窮一生的努力也得不到。在伊甸園中亞當最重要的任務，是找尋「相配的幫手」，這任務需要他替所有飛鳥和走獸改名，更要他歷經一場手術，身上留下永遠的印記，才能遇上。而且遇上後更要唸首詩——代表要投入心思去建立關係，才能解決孤單的「不好」。這不是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找到「相配的幫手」——「女人」仍是神為「男人」預備的，只是建立親密關係卻是人生最大的任務，也應該是我們最重要的關注。

耶穌也是這樣教導他的門徒：「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為身體憂慮穿甚麼。難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嗎？身體不比衣著重要嗎？你們看天上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不收割，也不屯糧入倉庫，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們。難道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太六25~26）神是我們食物衣著的供應者，我們不用

為這些東西憂心，只需要「追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是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所以生命最大的關注不是吃喝穿，而是「神的國和神的義」。哪裡是「神的國」？耶穌教導門徒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路十七21），意思是在門徒中間美好的關係可以把神的國在地上展現。甚麼是「神的義」？就是遵行耶穌命令：「要你們彼此相愛」（約十三34）。活出美好關係，彼此相愛，並把這愛帶到世界各地，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不少人到生命終結，回顧一生時，總不會後悔工作不足、賺錢太少，後悔的往往是忽略了親密的家人朋友，這也反映了建立好的關係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人才是「相配的幫手」

伊甸園的故事也指出，讓人活得「好」的，必須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猶太學者克斯（Leon Kass）對創世記第二章的解讀很有洞見。他觀察到聖經說動物不能成為人「相配的幫手」（儘管人與動物都是從塵土所造，在生理上可以很相似），原因是只有人給動物「命名」，動物不能「命名」人，對人的「命名」也沒有回應，所以人和動物之間沒有「對話」。叫人孤單的，是說了話卻得不到共鳴，所以當亞當替動物改名而得不到牠們的共鳴時，就更燃起尋找「相配的幫手」的渴望。¹

當他遇見女人時，就說出話來，那是聖經記載人說的第一句話，而且是一首詩歌。詩歌盛載了人的思想感情，把藏於深處的思緒表達出來。亞當終於遇到「相配的幫手」了！那是個聽得懂、又願意聆聽他心聲的人。人渴望的，是有別人聆聽自己的心聲，亦能聽到對方的心聲，彼此共鳴和回應。

所以人透過說話來建立關係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思想感情需要由說話盛載。「盡在不言中」這境界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相處和溝通才能達到，不過太過長久的「不言」不是了解，而是隔膜。對於用來表達自己的說話，我們不應吝嗇，也不要以為只用行動或態度去表達自己的愛意、關心、不滿、或憤怒就足夠，別人就一定領會。說話是神賜給我們的禮物，既複雜又能表達內心情感的語言是人類獨有的，能幫助解除我們的孤單，讓我們進入叫人滿足的關係。這不是說多言就必定好，因為重要的不是重複或膚淺的話，而是那發自内心、真誠的言語。這也不等於那些不能說話、聾啞的人就會孤單，因為文字和手語同樣能把心中的思想感情表達，叫別人接收，引起共鳴和回應。無論如何，透過說話和文字的溝通是我們由孤單變為滿足所必須的。

但若有說話的對象就能叫人滿足，那條引誘夏娃犯罪的蛇就帶來問題：蛇是動物，理應在夏娃被造之前

已有，亦被亞當命名，是他認識的。那蛇更有說話的能力，能回應人，為甚麼不能成為亞當「相配的幫手」？克斯給予的答案可以豐富我們的想象。從蛇與人的對話，他認為蛇代表純理性思辨，雖然聰明，卻滿有狡猾的計算，更把人帶入獨行獨斷的危險。蛇說的不是真話，卻是謊言，會挑動人懷疑的心，引誘人離開真理。² 雖然蛇遊走在人之中，與人對話，卻代表獨斷和為己，牠是以說話來達到一己私利。這提醒我們，說話能夠滿足人的心靈，亦能在心中留下不能磨滅的傷痕。在有罪的世界，我們總會遇上一些叫自己受傷的「蛇」，而在罪的影響之下，我們更會有意無意成為了別人的「蛇」。

除了蛇以外，當女人尚未被造以前，男人還有一個說話對象：神。不過人活在神面前，仍是「不好」——這不是人自己的感受，而是神的判斷。當亞當遇見夏娃時，他看到的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從夏娃身上，他發現自己原來是軟弱的骨和肉，並不是神。³ 若「幫手」必須與亞當「相配」，沒有肉身的神就不能成為他這「幫手」。當然，神可以造一個「有神就滿足」的人，但祂沒有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相信人的滿足必須透過與別人的相遇才能得到。對這觀察我們可能感到驚訝，卻是很有意思。

究竟這是甚麼意思？我們可以從人神之別去思想這

點。神與人是不對等的；神不需要被我們明白，我們也不能稱自己明白神有多少。但人際間的關係就不同了，由於人與人是對等的，就可以彼此明白。神固然完全明白我們，如果人只需要「被明白」就滿足，那麼我們只要有神就可以。所以當神告訴我們只得神仍「不好」時，我們就知道關係的需要不單在於「被明白」，更在於「明白別人」。這樣看來，別人對自己的重要性就不單在於有個人去明白自己，也在於自己必須明白別人，如此生命才滿足。我們總以為有人明白自己是最幸福的，但這反省讓我們知道，能夠聆聽別人的心聲，明白別人，反而令自己生命更豐富。若主動了解別人是「施予」，被人了解是「接受」，我們就更明白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徒二十35）的意思。

這樣看來，人必須與其他人相遇，透過言語去聆聽對方的心聲，彼此溝通和了解，才能解決生命的孤單。一個只滿足於祈禱靈修，不願與別人交往的人，在神眼中仍是「不好」。不要以為教會歷史中退隱的修士是渴望離開人群，他們退隱的目的是離開世界的引誘，不是離開群體，而一些有名的修士更樂意成為他人的屬靈導師。⁴ 所以，基督徒不能以為與神建立美好關係就可以不理與人的關係。我們應該說，與神的關係跟與人的關係息息相關，互相影響。這就是耶穌把「愛神」和「愛人」兩個誡命放在一起的原因。



「似人」關係的不足

人必須透過與別人建立親密關係，彼此了解，才能解決孤單的「不好」。「似人」的事物看似可以解決人的孤單，卻不是人「相配的幫手」。溫馴可愛的寵物，或網絡世界的娛樂，雖然能給我們一點安慰，驅走一些苦悶，但總不是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能解決我們「不好」的困境。人工智能的發展的確創造了不少「似人」的機器，可以取代很多工種，卻不能透過心靈去明白我們，亦沒有「情感」和「思緒」去讓我們明白，所以永遠不能解決人類「獨自一人不好」的困境。

也許我們曾經在關係中受了傷，或覺得與人建立關係很麻煩，就寧可把感情投放在這些「似人」的對象。人工智能之所以吸引，是因為它們必須按程式運作，比人穩定得多，絕不情緒化，更不會傷害人，令人感到害羞、尷尬，所以人工智能是最安全的交往對象。不過這些安全的對象，卻欠缺了醫治人心靈創傷的能力——接納人、明白人、發出共鳴等等。試想想，被程式規定去接納人的人工智能，它對人那些看似「接納」的回應是否真的能夠讓人感到被接納？它是否一個好的聆聽者？這樣看來，在關係上受傷的人，最終必須進入人群之內才能得醫治。從群體中退隱，只是把問題收藏，惟有進入體群之內，傾吐心聲，產生共鳴和回應，才能活出神美好的創造計劃。

註

1. Leon R. Kas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Reading Genesi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76-77.
2. 同上，頁80-82。
3. 同上，頁106。
4. Peter Brown, *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iumph and Diversity, A.D. 200-1000*, 10th anniversary revised e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172-76.

討論問題

1. 文中所說的「獨」（獨自一人）會引致甚麼問題？你認同嗎？
2. 人要投入心思去建立關係，甚至要「經歷手術」、「留下印記」才能遇上「相配的幫手」（頁11），你在關係的建立上有任何難忘的經歷嗎？
3. 你曾試過「不被明白」嗎？是怎樣的經歷？你「明白別人」又有多少？

